

# 莎士比亚喜剧中的英国婚姻社会分析

冯丽军

(韩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 广东 潮州 521041)

**摘要:** 经济是影响婚姻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对莎士比亚喜剧中人物的婚恋性质、婚恋内涵, 以及婚恋中的妇女地位等问题进行剖析, 可以窥视当时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对婚姻社会的影响, 为人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提供一个新角度。

**关键词:** 莎士比亚; 喜剧; 重商主义; 经济; 婚恋

**中图分类号:** I 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883 (2010) 05-0080-04

莎士比亚的喜剧创作正处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末期, 而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时期, 正是英国实行重商主义政策最关键的历史时期。全新的经济原则导致形成全新的观点和观念的彻底转变, 正如爱德华·傅克斯所说的, 现存生产机制的彻底根本的转变必然引起精神生活的更新, 有时甚至是精神生活的再生 (Renaissance)。<sup>[1] 85</sup> 此时的婚姻社会, 如同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和其它领域一样, 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本文试图把莎士比亚的喜剧置于当时的经济文化背景中, 剖析当时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对婚姻社会的影响。

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 英国的经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归根结底其得益于政府推行的一系列重商主义政策。在农业方面, 受益于新航路的开辟, 西欧发生了价格革命。在英国当时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大大高于手工业产品, 特别是圈地运动的大规模展开, 更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手工业方面, 英国传统的手工业是毛纺织业, 但到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 除了毛纺织业外, 采矿、冶炼、冶铁、造船等都开始迅猛发展起来, 并且所有这些行业都开始形成资本主义手

工工场。此外, 伊丽莎白一世还制定了一系列法令和条例, 从内外两个方面保护国内市场, 维护本国商人的利益。

英国政府实行的一系列重商主义政策虽极大地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另一方面, 也使全社会形成了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 人们愈来愈重视和崇拜金钱。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对于这一时代来说, 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sup>[2]</sup> 金钱的作用和影响渗透了当时英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种社会风气也极大地影响着英国当时的婚姻社会状况。

## 一、婚恋性质

爱情本是人世间至真、至纯的一种美好情感。古往今来, 人们把一切美好的事物、一切美好的词句, 都用来比喻爱情, 赞美爱情, 就因为这份美好感情的真切足以感天地、泣鬼神, 它的永恒与纯洁使人痴迷, 令人陶醉。可是, 在莎士比亚的喜剧当中, 处于重商主义的经济环境下, 这份美好的情感却被金钱侵蚀, 成了一种交易。

《一报还一报》中的玛莉安娜只因在海难中

收稿日期: 2010-03-08

作者简介: 冯丽军 (1967-), 女, 吉林长春人, 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硕士。

失去了所有的嫁奁和大部分财产，已与她缔结过婚约的安哲鲁就抛弃了她。在那时的男性看来，女性只是其财产的附属物，像玛莉安娜这样没有了财产的女性自然也就失去了价值。

《威尼斯商人》中的巴萨尼奥向鲍西娅小姐求婚的真正动机就如他对好友安东尼奥所言：“您知道得很清楚，我怎样为了维持我外强中干的体面，把一份微薄的资产都挥霍光了；现在我对于家道中落、生活紧缩，倒也不怎么在乎了，我最大的烦恼是怎样可以解脱我背上这一重重由于挥霍而积欠下来的债务。”<sup>[3]19</sup>可见，巴萨尼奥向鲍西娅小姐求爱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想借机还债（按当时英国的法律规定，女孩子婚前的财产在结婚以后悉数要归丈夫支配）。对于空有“高贵的家世”而实则“负着一身债务”的公子哥巴萨尼奥而言，得到拥有万贯家私的富家嗣女鲍西娅的爱，就像得到了“传说中的金羊毛”。而完全出于真情的鲍西娅对于巴萨尼奥的想法浑然不知，所以当她不顾女孩的矜持极力劝阻巴萨尼奥，“请您不要太急，停一两天再赌运气吧；因为要是您选得不对，咱们就不能再在一块儿，所以请您暂时缓一下吧”的时候，巴萨尼奥自觉愧对小姐的真情，才有了“我现在这样提心吊胆，像给人拷问一样受罪”的感觉。一方面是女方的倾心相与，另一方面则是男方的暗藏心机。换言之，是利益的驱动而非真正出于对鲍西娅小姐的爱，才使得巴萨尼奥铤而走险的。

如果说巴萨尼奥在自己的真正求婚动机面前还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的话，那《驯悍记》中彼特鲁乔的表现则是赤裸裸的了。本来贤淑、温柔是男性心目中标准妻子应具备的品德，而强悍、泼辣的女性则是令男人望而却步的，但在利益面前，彼特鲁乔直言，“既然我的求婚动机主要是为了钱，无论她怎样淫贱老丑，泼辣凶悍，我都一样欢迎；尽管她的性子暴躁得像起着风浪的怒海，也不能影响我对她的好感，只要她的嫁奁丰盛，我就心满意足了。”<sup>[3]25</sup>面对女方的父亲，他甚至坦言，“要是我得到了令媛的垂青，您愿意拨给她怎样一份嫁奁？”多么直白！多么坦率！而女方的父亲则也是出于一种利益的考虑，就像急于向外抛售一件滞销货物的商人一样，把女儿随随便便就嫁出去了。一个聪明伶俐，敢想敢干，颇具个性的少女凯瑟丽娜就在两个男人的讨

价还价过程中被决定了命运。

对于安哲鲁、巴萨尼奥、彼特鲁乔这些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而言，纯粹为了爱情而结婚是奢侈浪费的行为，婚姻就是他们进行资本积累，使财产增值的最简单的方式，也是他们攫取利润的最快捷的方法。

## 二、婚恋内涵

由于重商主义政策的实施，英国资产阶级获得了巨大的活动空间。人们纷纷通过经商、旅游、出国留学等方式打通了与世界各地的联系，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而人们一旦有了新的前景和新的希望，精神便长出了翅膀。新兴资产阶级打破了传统的婚恋观，一方面敢于大胆地进行破坏，即破“禁”立“纵”；另一方面则敢于创造性地建立，他们懂得了在婚恋中讲究风情。本来中世纪的禁欲主义世界观宣扬，超越尘世的灵魂是生活的最高概念和唯一目的，而妨碍实现这个目的的肉体只是不灭的灵魂短暂的、转瞬即逝的躯壳。但是随着新经济原则的崛起，这种旧的观念赖以存在的基础轰然倒塌，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用各种语言、各种形式为婚姻大唱赞歌：“婚床睡着最舒服。”面对爱情，男女双方敢于大胆表白自己的感受。鲍西娅抱怨无聊的世俗礼法使自己不能享受合法的权利，并在巴萨尼奥还没选好匣子之前就向他表明心迹——“整个儿的我都是您的。”（《威尼斯商人》）只见了一次面，罗瑟琳就对奥兰多说：“先生，您摔角摔得很好；给您征服了的，不单是您的敌人。”<sup>[3]117</sup>而奥兰多也深有同感地自语道：“可怜的奥兰多啊，你给征服了！取胜了你的，不是查尔斯，却是比他更柔弱的人儿”。（《皆大欢喜》）大安提福勒斯与露西安娜初次见面就说：“你是我幸福的源头，饥渴的食粮，你是我尘世的天堂，升天的慈航。”<sup>[4]34</sup>（《错误的喜剧》）已与那瓦王等一起立下誓言“三年内不与任何女子交谈”的俾隆在见过法兰西公主及其侍女们后由衷感叹：“从女人的眼睛里我得到这一个教训：它们永远闪耀着智慧的神火；它们是艺术的经典，是知识的宝库，装饰、涵容、滋养着整个世界；没有它们，一切都会失去它们的美

妙。”<sup>[4]</sup><sup>240</sup>（《爱的徒劳》）出身寒贱的海丽娜更是当着众人的面恳求国王把勃特拉姆赐给自己做丈夫（《终成眷属》）。

当时的人们不仅敢说，而且敢做。《维洛那二绅士》中的朱丽娅坦言恋人的目光“是我灵魂的滋养”<sup>[5]</sup>，为了不使自己在“饥荒中因渴慕而憔悴”，她毅然女扮男装远行去追随恋人。关于女性的贞操问题历来都是被人们所重视的，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也不例外。当时的社会以各种方式来防止女性在婚前失去贞操，但其实，这个时代的男女在婚前失贞的情形却特别严重。据国外学者研究表明，在16世纪和17世纪交替前后的英国，平均每五个新娘中就有一个是未婚先孕者。<sup>[6]</sup>《威尼斯商人》中的罗兰佐与杰西卡早已是生米煮成熟饭；《维洛那二绅士》中的西尔维娅与凡伦丁也早已合成一体；《一报还一报》中的克劳狄奥与朱丽叶已是暗结珠胎；《终成眷属》中的勃特拉姆也大搞婚外情。而从《威尼斯商人》《驯悍记》《终成眷属》等作品的仆从口中更可以得知当时的两性关系大胆放纵到何种程度。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了经济实力做基础，能够专门为享乐而活着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在爱情方面的享乐，人们越来越讲究优雅的形式。爱情的艺术在当时已成为一门最重要最流行的学问，求爱的形式在与贸易同步发展的资产阶级身上表现得越来越丰富多彩。如《维洛那二绅士》中的西尔维娅以让凡伦丁代自己写情书的方式巧妙地表达了自己对凡伦丁的爱；《第十二夜》中的奥丽维娅巧送戒指给西萨里奥（薇奥拉假扮的）来表明心迹；《无事生非》中的培尼狄克与贝特丽丝则是在唇枪舌剑中走到了一起；《威尼斯商人》中，罗兰佐与杰西卡之间的打情骂俏，以及他们关于“夜的典故”的抒情，显示出他们作为上层阶级的代表人物那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而最讲浪漫情调的要数《皆大欢喜》中的奥兰多与罗瑟琳了。为了表白自己对罗瑟琳的爱，奥兰多把写满滚烫话语的情诗挂满了亚登森林的树枝，并在一片片树皮上镂刻下了自己的相思。可见，在当时谈情说爱已成为年青人的时尚，男女婚姻的内涵得到了延伸。

### 三、婚恋中的妇女地位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以后，女性就一直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在西方，随着基督教统治地位的确定，女性的低下地位也被进一步确立下来。《圣经·新约·提摩太前书》中提到，“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地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如果说基督教教会使妇女学会服从其夫，那么封建制度就使妇女服从于土地。”<sup>[7]</sup>在中世纪的英国，土地是唯一的资本，占有土地的贵妇人因此得以跻身上流社会，但大部分妇女仍处在社会下层，得不到社会的尊重。

11世纪以后，随着商业的飞速发展，城市的兴起，妇女在社会生活中也越来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工场手工业尤其是纺织业的发展使英国妇女在家庭生产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而贵妇人在家庭、地产管理和做生意中的能力也越来越令人刮目相看。到了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宗教改革，妇女在精神和家庭生活中的地位有所提高，在经济上得到了一定解放的她们开始检查和修正两性关系。比如，《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解决了令男人都束手无策的难题，显示出不逊于，甚至超过男性的才能；《皆大欢喜》中的罗瑟琳、《终成眷属》中的海丽娜也都是一直在牵着男人的鼻子走。

不过，此时妇女地位的提高并没有改变她们在社会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她们的这种所谓的解放和主动权都是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鲍西娅还是得女扮男装才能进入显示其聪明才智的法庭，海丽娜也是假充了另外一个女人才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可见，获得了一定经济解放的妇女们总体上仍处于从属于男人的地位。但毕竟事实已经表明，越来越多的英国妇女渴望改变她们在婚姻关系中的从属地位，像《第十二夜》中的薇奥拉就以女扮男装的手段接近公爵，从而取得了在婚恋关系中的主动权，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也许有时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像《驯悍记》中的凯瑟丽娜试图摆脱男性控制的努力就以失败而告终，

这只能说明男权统治力量之强大，但做为女性，她们已有所行动了。

通过对莎士比亚喜剧中英国婚姻社会状况的分析，我们发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人们的婚恋观正日益世俗化、近代化。而任何理念都不是形而上的，不是从外部进入生活的。“这种导致形成全新的观点和观念的彻底转变，发生于全新的经济原则进入历史的时刻。”<sup>[1]85</sup> 总而言之，是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使得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进而影响了人们的婚恋观。有人曾这样说过，“小说是历史，是人的历史，否则它就什么也不是……而小说家本身就是史学家，是人类经验的记录者和阐释者。”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莎士比亚的喜剧也为我们了解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社会状况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资料。

#### 参考文献:

- [1] 爱德华·傅克斯. 欧洲风化史 (文艺复兴时代) [M]. 侯焕阁, 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3 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786
- [3]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 (三)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 [4]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 (二)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 [5]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 (一)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126
- [6] 马丁·英格拉姆. 1570-1640 年英格兰的教会法庭、性和婚姻 [M]. 英格兰: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7 219
- [7] 赵薇. 中世纪的英国妇女地位的特殊性——以英国《自由大宪章》为视角 [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08 (2): 105-106

## A Study of British Marital Society in Shakespeare's Comedies

FENG Li-j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Han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aoshou, Guangdong 521041)

**Abstract** Economy is a vital element reflecting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rital society.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marital state and connotation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 married women's status in Shakespeare's comedies, this paper tends to reveal the influence of mercantilism policy toward the British marital society, which is a new angle to approach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condition in Shakespeare's time.

**Key words** Shakespeare; comedies; mercantilism; economy; marriage

责任编辑 范琳